

蒲公英

從颱風的日子說起



今天熱帶颱風好像已離我們趕到第二個應該去的地方去了，上午艷陽高照，我還光著上身做日光浴呢！小孫孫們都不用上學，我與老伴還是跟往常一樣，逛商場，喝我們的咖啡與茶。

我不會品茶，咖啡成了我的最愛。老伴自帶茶葉，要一杯熱水，沖下去就這樣造就了一杯好茶。

記得小時候，每逢七月新學期開學，總是刮風下雨，常常推遲開學日子。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熱帶季風從七月慢慢地推遲到十一月。

記得小時候，寄居在二姑丈母那裡。大風過後，風和日麗，晚上滿天星斗。我獨自睡在閣樓上，在那個年代，岷里拉市的高樓大廈，不像現在那樣。有的都是些蓋鋅片的二層樓房。那晚，風吹得令人心曠神怡，躺在床上，屋頂的鋅蓋被風吹走了，在滿天星斗下，望著星空睡著了。

一轉眼，當年那個黃毛小子，如今已是兒孫滿堂，垂垂老矣。

根據氣象台的報告，颱風今天本該光臨這千島之國，被SICDRA MADRE山擋住了，要是沒有那座山，直接往大岷橫掃過來，會造成怎樣的損失，我們是不得而知的，真值得慶幸！

窗外聽不見風在呼嘯，雨也停了，大岷市一片祥和。我們這地方真個應了老家一句話：“呂宋地，易乾易濕。”

還有一句口頭禪，是這樣說的：“下雨天，燒酒天。”酒四十幾歲近五十歲時就戒了，如今是滴酒不沾。我也不想再開酒戒，我的腸胃從小就不好，酒喝多了對健康一定造成不可估量的傷害。最重要的還是身邊的母老虎，虎視眈眈，讓我不敢造次。

記得小時候，每天酷暑時，總是滿頭大汗，從上身一直濕到腰上，我們這裡的氣候好像跟幾十年前不同了。很少得滿頭大汗。如今，逛商場總要穿上夾克。即使走在商場沒空調的地方也不會覺得熱。以前一年最熱的季節是聖誕前後，現在也覺得跟小時候不一樣了。

今年的熱帶颱風七月下旬來過一次，這是今年第二次颱風過境。今年只剩下一個多月了，我想颱風的日子，今年是不會再來的了。

有關當局宣佈今明天學校不用上課，小孫孫們一年放假的日子比我們小時候還要多。

我覺得小孫孫們唸的那間學校，一年的假期好像特別多。如今的孩子跟我們那年代，簡直有著天淵之別。有司機與嫖娼接送，三天二頭學校就宣佈不用上課。學雜費與什麼苛捐雜稅，我也搞不清，老伴時常在我耳邊抱怨，我總是以兒孫自有兒孫福，凡事最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我們都已是祖父母的人了，看到十幾個小孫孫們有的長得比我還高大，我們就偷著樂得了。我們是過一日，就少一日，要好好享受這美好的夕陽餘暉。

2025年9月10日

張國偉

燈光不滅

——讀胡濟衛《汪曾祺與樣板戲》有感



「用一部戲改變命運的，在文學史上屈指可數，汪曾祺做到了。」

——胡濟衛《汪曾祺與樣板戲》

讀胡濟衛先生這篇文章，心中頗為感慨。

小時候看《紅燈記》《杜鵑山》，只知台上鑼鼓喧天、唱腔高亢，從不曾想是誰寫的。直到讀到胡先生的文字，才驚覺：原來那些家喻戶曉的唱段，背後竟有汪曾祺的筆。那個寫《受戒》《大淖記事》的溫潤作家，那個以散文化的語言描繪人情與故鄉的文人，竟也在樣板戲的鐵幕之中留下過手跡。這一認知，如電光照亮我心：原來，一個作家，不僅活在文學裡，也活在命運裡。

一、命運的風浪裡，文人的姿態

汪曾祺的生命歷程，本身就是一部小說。他年輕時師從沈從文，性情溫厚，文筆清麗，本應以文人從容的姿態度過平生。然而時代的風浪不容人靜。他拒絕為美軍當翻譯，被開除學籍；1958年反右擴大化，又被錯劃為「右派」，職務撤銷、降三級，發配張家口勞動改造。在最灰暗的歲月裡，他掃地、扛煤，連筆都幾乎不敢碰。

直到1968年，一個偶然的命令——北京劇團奉上一級之令修改《沙家濱》，幾易其稿仍不得法。有人想起原稿執筆人汪曾祺，於是上頭批示：「請他回來。」這「請」字，幾乎帶著命運的諷刺。一個被打入牛棚的右派，被請回只為補一部戲。

胡濟衛先生寫道：汪曾祺那晚一夜未眠，心裡沒底，不知是福是禍。直到第二天面見領導，才知只是讓他改劇本，他才放下心來。他照指示去做，卻不僅是執行任務。那一夜，他一口氣寫完「智鬥」一場，寫完後仰靠在椅上，淚流滿面。那淚，是對命運的答覆。那一夜，他不僅重寫了《沙家濱》，也在重寫自己的人生。他知道，筆是他的命。於是他以文字為刃，在風浪中劃出一條生命的縫隙。

二、從「牛棚」到舞台：人的尊嚴在文字裡

文革的荒誕之處，在於它一邊壓制文人，一邊又離不開他們。汪曾祺被「控制使用」，改完《沙家濱》，又執筆《杜鵑山》。他按要求突出「黨指揮槍」的主題，但筆下的語言卻帶著詩意。「家住安源」「亂雲飛」兩段唱詞，至今仍是樣板戲中最富文學性的篇章。它們不僅有革命的豪情，更有世人的情味——那種對土地、家園與命運的體察，是汪曾祺式的溫情。

在那個連詞句都要經過政治審查的年代，他仍然為語言留下一點人性。他知道藝術的生命在於真誠。於是他在高音喧囂的「革命敘事」中，偷偷注入詩與情感。這份克制與柔軟，使得《杜鵑山》在眾多樣板戲中獨樹一幟。汪曾祺從不談論「抵抗」。他以最溫和的方式，在體制的夾縫中為文學爭得一點呼吸的空間。那一筆一墨，正是他的人格在沉默中發出的光。

三、人品：溫潤如玉，不怒而堅

胡濟衛先生寫汪曾祺，寫得極細緻——他被批鬥，被下放，被請回，又被

「控制使用」。這些經歷本可讓一個人變得憤世嫉俗、冷漠無情。但汪曾祺沒有。他從不怨人，不怨世。被人誤解時，他淡然一笑；被人打倒時，他依然種花、畫畫、做菜。他說：「人活著，要有點趣味。」這不是消遣，而是一種抵抗——一種不與黑暗同化的抵抗。他的溫潤，不是無骨，而是有節的柔。他像竹子一樣，風來彎，風去直。他守著那份士人的風度——不爭，不苟，不惡，不諂。

四、文品：清淡如水，深情如詩

汪曾祺的文字，如水一般清，卻有回甘。他不用力，不造勢，卻能在平淡中寫出生活的豐盈。

他寫菜餚，《故鄉的食物》裡寫豆腐、鹹菜、蒸鯉魚；他寫花鳥，《大淖記事》裡寫水邊的鳥，寫人世的微涼；他寫人情，《受戒》中寫少年與少女的純淨愛情。

這些題材在今天看來尋常至極，但經他筆下，卻有光、有氣、有情。那是一種「以平凡見高遠」的美。

他的文品，與他的人格一樣，皆由誠生。不炫耀、不虛飾，不為時風所動。他寫作的出發點從不是「表達觀點」，而是「體貼世界」。即使在樣板戲那樣充滿政治口號的環境中，他仍能讓語言保留一點美感——那便是他的高明所在。他讓我們看到：即使時代逼人，也不能讓語言失去詩意。

五、作家為何重要

讀胡濟衛先生的文章，我常想：一個作家究竟為何重要？

作家的要，不在於寫出多少「經典」，而在於他以語言守護了人的尊嚴。當時代要求所有人只說一種聲音時，作家提醒我們：人應當有自己的心。當歷史只讚頌英雄時，作家告訴我們：平凡的生命同樣值得被看見。汪曾祺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他反抗了什麼，而是因為他沒有忘記「人」。

他以溫情寫出命運的曲折，以幽默抵抗沉重，以清歡對抗荒涼。他讓我們明白：文學不是高高在上的宣言，而是生活的回聲。作家存在的意義，正在於此——讓語言不死，讓人心不冷。

六、燈光不滅

汪曾祺晚年被稱為「當代最後一位士大夫文人」。士大夫，不是身份，而是一種精神：知不足而為之，身在泥中而不染；亂世之中，仍願守住心底的一盞燈。

胡濟衛先生寫汪曾祺，不只是追憶一位作家，更是在追問一個時代：——在不需要文學的年代，為什麼仍有人為文學而活？答案，也許就在那盞燈裡。它不耀眼，卻不滅。照亮的，是一個作家的靈魂，也是我們共同的心。

【後記】

汪曾祺逝世已二十餘年，他的文字仍在被一代又一代讀者溫柔地傳誦。我們這個時代不缺文字，缺的是有溫度的文字；不缺「名人」，缺的是有人格的作家。

一個民族的精神，要靠那些在風浪中仍寫字的人來保存。他們或許沉默、孤獨、被忽略，卻是文明的燭光。而汪曾祺，正是那盞燈——照亮了語言的清明，也照亮了人心的柔軟。

老油條

叛逆，被騙，覺醒到認同（二）



鄭麗文的家和別人家不一樣，當她父親用帶著雲南口音的普通話，追憶遠征軍榮耀時，母親卻正在廚房用閩南語哼著本地歌謠，準備著一桌地道的台灣菜，這兩個世界就在這小小的屋簷下強烈的發生碰撞。對年幼時的鄭麗文腦海裡是父親代表宏大中國的故事，另一邊是母親代表腳踏實地台灣純真的鄉土情懷。在眷村裡因母親是本省人身份，使她顯得有些不純粹。然而，走出眷村卻因父親的背景和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被貼上了外省人的標籤。使她有一種身份上的撕裂感。再來在她身上還有一個更直觀的體現，是她的身高突破了同齡人的高度，鄭麗文的身高就猛突到178釐米，在同齡人中她就像「鶴立雞群」的巨人，無形中這種與眾不同的身高，加劇了她內心孤獨和疏離感。她一直認為不屬於父親那個充滿懷舊與忠誠的眷村世界。也無法徹底融入母親那個充滿鄉土氣息的本省社會。而她就像夾在中間的異類。

一個孤獨的巨人，她注定了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衝撞這兩個世界為她設下的無形圍牆。父親和眷村代表的是權威，是秩序，是她需要遵守的規則，而母親帶來的鄉土文化，使她自身格格不入的成長經驗，攪動了她原本渴望掙脫束縛的衝動，這樁強烈的內心衝動，沒有將她壓倒。反而催生出一程強勁的反叛力量，她反抗的不僅僅是身高帶來異樣眼光，而是那種被定義的宿命。在眷村長大叛逆的鄭麗文，她積蓄著充沛的力量，準備有朝一日親手推翻她父親所捍衛的世界。18歲那年她進讀了台大法法律系，時間來到1988年剛滿19歲的鄭麗文來說，是人生投下了第一顆震撼的炸彈。當時的台灣剛剛從長達38年戒嚴的陰影走到了解放，大環境正瀰漫著社會躁動和盼望，多年被國民黨碾壓的憤怒和渴望對社會不滿的改變，年青台灣人充滿著對自由解放追求的複雜氣息……。

五月廿日史稱「520農民運動」暴發數千名農民北上包圍「立法院」，抗議當時政府對農產品政策。當時身高178釐米的鄭麗文正就讀台大法律系，她投入抗議的人潮中

顯得格外醒目。在抗議人潮中她扮演的不是一位旁觀者，當抗議激憤帶來街頭引暴的混亂，當警民暴發出衝突四濺的火花時，鄭麗文突然做出了一件驚人舉動，尤其是她的家人，她跳上一輛宣傳車，由前輩手中搶來麥克風，面對著黑漆漆示威人群，她透過擴音器吶喊著打倒國民黨是個獨裁專制政府的口號。舉著顯明旗幟。公開反對她父親眼裡忠心耿耿的國民黨……。

大學畢業後，鄭麗文2000年曾經是民進黨青年發展部副主任等，同時鄭麗文也是從「野百合」學運進入政治加入民進黨。憑著她善講敢秀風格，嶄露出她的鋒芒頭角。她曾是一位台獨基本教義派人物，後來2002年親民黨立委李慶安，指控衛生署署長涂醒哲上KTV對男子「鄭可榮」舔耳引發爭論，然涂醒哲堅持說沒有去KTV，民進黨內部宣佈支持涂醒哲，並表示不准任何黨員在外亂發言。而鄭麗文仍看不過眼，在一次節目中鄭麗文說出了對「涂醒哲舔耳」輿論負面言論，而受到黨內狐群狗黨相互掩蓋和攻擊，而我被民進黨停權處分。最後令鄭麗文覺醒到民進黨已偏離了原先本人的理想……，同時又看穿民進黨所主張的台獨全部都只是一樁騙人的謊言，是一種無法實現的主張，是引導2300萬台灣人去向兵兇戰危的戰爭深淵……。而當李登輝九十年代拋出的「兩國論」時，使民進黨中央召開了緊急會議，頻頻向美國駐台AIT保證，倘且派出駐美代表蕭美琴跟AIT保證民進黨絕對不會添柴添火，絕不會跟李登輝的「兩國論」鬧風起舞，一定會冷處理……。在那個時候鄭麗文才真正看穿了民進黨，這些牛鬼蛇神都不是為了理想和台灣人的利益和福祉而奮鬥的一群騙子。這時鄭麗文才清醒領悟出「我被騙了」。

最後鄭嚴肅地思考離開退出民進黨。原來「台獨」是民進黨用來忽悠台灣人民，拿來騙取政治選舉，拿來做為掠奪政權的工具。是一樁掛羊頭賣狗肉勾當，利用「台獨」宣傳招搖撞騙台灣人，所以她不齒為伍離開了民進黨的主要原因……。

（待續）
稿於2025年10月15日

鄭亞鴻

漫遊永春五里古街



那天到永春雪山，在返回泉州途中，我們一行4人在五里街逗留。五里街在永春縣城西北，依山傍水，因昔日從永春縣城西門儒林義烈殿至西安新亭路延綿五華里的長街而得名。這條位於水陸交匯口的千年老街，曾是沿海與閩中閩西北山區商賈往來的重要集散地，成為泉州海上絲綢之路內陸首站碼頭。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上山從泉州到德化插隊時，五里街是必經之路。那時，作為交通要道和重要集市，五里街顯得很熱鬧。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山美水庫建成、水運終止、公路改線，自20世紀90年代起，五里街的交通優勢逐漸消失，工商業逐步外遷，商業式微、繁華不復。2019年，永春縣決定全面啟動五里古街修繕保護工程，打造一條集特色文化體驗、精緻美食、精品零售、休閒娛樂等為一體的情景式歷史文化創意街區。經修繕保護與運營開發，於去年初正式開街，千年老街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並成功入選省級旅遊休閒街區。

漫步在五里古街，我們看到，如今古街街貌煥然一新。古街的閩南騎樓式古建築修舊如舊，不僅傳統建築風貌得到較好保留，外觀也得到提升，錦上添花，同時也增添了文化氣息。古街開設有海絲僑鄉名人文化館、五里街博物館、供銷社文化館、白鶴拳文化館、海峽書院等，營造出具有歷史記憶和城鎮溫度的文化體驗空間，也秀出了古街文化內涵的飽和度，展現永春歷史文化、僑鄉文化、供銷社文化、白鶴拳文化、紙織畫文化等文化遺傳。永春華僑歷史源遠流長，目前旅居海外的華僑、華裔以及港澳同胞達120萬人，足跡遍佈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去年，五里古街與馬來西亞馬六甲歷史城區雞場街締結友好街區，推動兩地文化、旅遊、經濟、商貿等領域深度合作。我們看到街上有大馬百貨店這種南洋風味的店鋪。古街就有不少房屋因風雨等原因倒塌，這些場所空間，修

繕時不再新建建築，而是以「適度留白」的原則，營建文化與綠化相融的景觀公園，形成「海絲尋夢」「書香文苑」「醋老瀾香」「僑韻五里」「古港劇場」「鶴武永春」「許港記憶」「尋茶問道」「紙織成畫」「魁星亭」等十大主題口袋公園。部分倒塌建築殘留的斑駁建築立面，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予以保留，作為古街滄桑歷史的見證。

五里街是永春美食榜捨龜和咯攤等的發源地，也是永春紙織畫與白鶴拳的發祥地。街上除了有賣永春食品 and 工藝品的店鋪外店鋪外，兩旁還有許多小吃攤。我們中一位老家在永春的朋友問我：「你吃過永春白酒嗎？」我吃過永春美食咯攤、石鼓白鴨湯、榜捨龜、麻糍等，沒聽說過白酒，便說：「沒有，你知道我不會喝酒。」他解釋說：「永春白酒不是酒，是一種獨特的零度甜酒，以米飯或糯米飯為原料，經過酵母發酵後蒸燉而成。它雖名為酒，卻只有酒香，沒有酒精度。」

接著，他領我們到了一個小吃攤，買了3碗白酒湯讓我們品嚐。果然，白酒湯有淡淡的酒香和甜甜的美味，在夏日裡，它清甜爽口又能消暑。

當我們游完古街，準備離開時，看到街頭圍著一大圈人。走近一看，原來是一群和尚打扮的人在作巡街表演。其中一位五歲孩子表演的拳術，獲得觀眾的熱烈掌聲，讓人感受到永春不愧為白鶴拳的故鄉。

永春五里古街，承載著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記憶，承載著永春獨特的歷史文化遺存，承載著永春人的濃濃鄉愁，值得一遊。

（2025年11月12日）

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n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



請掃描關注微信公眾號

商報

Android 客戶端下載